皇清文穎續編

皇清文穎續編卷首四十三

御製文

記

味餘書室記

予居禁中有室五楹不雕不繪公餘繹書所習書史游藝於詩文或臨法帖一幅怡然自得其趣也欲題其楣端請於石君先生先生曰勤學者有餘怠者不足有餘可味也名之曰味餘書室承先生嘉惠之意

而爲之記曰夫餘之義亦大矣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蓋聞禹惜寸陰晉陶侃言衆人當惜分陰爲學者可不勉哉味之者體玩其餘中之趣而自得之也三餘之意起於董遇其言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以此勸學非好者鮮知其味也蘇子瞻詩云此生有味在三餘其意深矣卿大夫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士則習復討過庶人以下明動晦休皆勉其餘不敢怠惰也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易曰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惟其若不足是以有餘也予質魯恒以不學爲戒故三冬甲夜孜孜於退食之時游情於聖賢之籍是予之策其餘力也若云知味則未之逮是爲記

擬新建辟雍碑記

太學之有辟雍古之制也國家定鼎燕京立太學以教士化民而於建辟雍有未遑焉茲承百年熙和之會正興禮樂以牖民迪俗之時自邦畿以及直省郡邑閼表海澨皆有學宮太學在京師萬民所景仰其制不可不備也參古準今胥不可緩記曰天子曰辟雍夫三代以下治不及古不先圖治安民而遑遑焉興學崇文者有之亦有泥古以求治失之遠矣今則

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教之以禮義化之以詩書建辟雍以象天運敷教化於流水之源明其制度用古而非泥於古也稽古之道必明本而達用知古今之時不同則敦風俗正人心紀綱振而舉錯宜用古以治今惟酌其理而已辟雍之建所以紀同軌同文之盛昭示來學非徒崇古之迹也若泥於是則井田封建胥可行乎更不待言矣語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豪釐謬以千里以是爲政以是爲教爰勒石成均以誌

歲月

南郊記

記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蓋萬物生於一陽來復之樞機天心可見雖行夏之時而冬至實歲之首周建子月洵爲古制也人君爲

天之子昭事

天父日監在茲何時有懈敬値

大祀先期三齋七戒靜攝寸心庶幾清明在躬上對

昊蒼使兆庶乂安百穀蕃茂典至重大理極精微其

可忽哉予小子於丙辰元旦大廷受璽渥荷
聖恩始知我
皇考於癸巳年卽以予名定儲位
告
上帝是予自十四歲卽受
天眷感畏之忱益增敬事之誠倍切三載以來孜孜無
鉅細皆稟承
庭訓得所遵循自己未歲攀留弗及每遇用人行政

無不仰祈
天佑如響應聲之
昭格曷敢枚舉感極生懼惟夙夜敬勤益凛受命保
命之至理升香薦幣咫尺對越嚴恭寅畏之忱誠實
不能自已茲將有事於
郊壇敬申素悃以勵前修盡人事而迓
天慈奚可稍存怠忽書曰曷其奈何弗敬予服膺斯
訓永矢勿忘庶繼

皇考之志常沐

上天之恩期於率土臣民共享昇平之福鞏固我國

家丕基胥在於是為君之要為政之本不踰乎敬

天法

祖敢不竭誠盡敬乎謹記

勤政殿記

我

皇考於理事正殿皆顏勤政誠以持心不可不敬爲

政不可不勤也六十餘年

身體力行垂教後嗣子孫臣庶觸目警心知所效法

永保無疆之庥常警怠忽之念予小子敬承大業夕

惕朝乾無時或懈蓋天下至大惟日孜孜恒恐不及

若聽政不勤或勤而不加審察則叢脞隳之流弊滋

甚矣夫敬爲勤之本惟敬勝怠心主於敬則無時不提撕警省所謂淸明在躬氣志如神遇事洞燭見理精詳雖克勤而不覺其勞無所用其勉强從容中道心主於敬之功效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敬勤爲立身之本君勤則國治怠則國危臣勤則政自理怠則政不綱爲學不勤則學業無成力農偶怠則田功必棄以至工商賤業事雖異而理則同也然勤勝怠人所同知彼好逸厭勞者皆心不能主於敬故不

勝怠惰之念耳我朝
家法無一日不聽政臨軒中外臣工內殿進見君臣
無間隔睽違上下交泰民隱周知視前明之君深居
大內隔絕臣工竟有不識宰相之面者相去奚啻霄
壤朕承
考訓曷敢忘敬勤曷敢躭逸樂一日二日萬幾至繁
且重內而六部九卿外而直省大吏誠能夙夜在公
存心匪懈各勉敬勤臣子不逮衆志成城何患不治

乎若心存懈怠身躭安逸惟知尸祿保位國計民生漠不動念則政事廢弛其害可勝言哉故書此記於殿壁既以自戒兼告諸臣庶幾永持此敬勤不怠之志仰副我

皇考垂示後人立身圖治之大經大法期其勉以毋忘是予之至願也謹記

北郊記

乾爲父坤爲母大易之微言古今之通義也一陰一陽由太極而分兩儀化育萬物皆沐

天

地栽培鼓盪之深慈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誠不可測度亦無由仰報唯盡此寸衷之誠敬耳予去歲敬製

南郊記專申事

天之精義茲將有事於

北郊復闡明事
地之鉅典夫雨露降自天稼穡生於地上下絪緼化
醇庶物天爲用而地爲體感召之理豈有歧異乎日
月麗天山川著地人爲萬物之靈咸沐生成
大德故燔柴於
泰壇祭
天也瘞埋於
泰折祭

地也資生載物无疆合德而品彙咸亨安貞有慶含
宏光大而純厚永賴恒久攸常發育裁成之妙與
天配德祀典與
圜丘並重者此義也冬至一陽來復故報本於
南郊夏至祭
北郊其義同而理極元妙其典重而心主精誠為天
下萬民祈福悉本於寸衷昭事庶幾上格
地祇雨暘時若百穀用成曷敢忽哉追思三年

訓政每遇予小子致祭
大祀之先期必
召至寢殿諄諄申諭致齋必潔主祭必誠
言猶在耳永矢弗諼敬製斯文以示臣庶俾曉然共
知予今日敬事之忱悉本我
皇考當年之
誨期與天下黎元永承
慈澤靡有涯涘矣謹記

毓慶宮記

紫禁東偏地當左个為毓慶宮雍正年間

皇考同和恭親王奉

命居此宮至乾隆年間予與諸兄弟子姪同居者益衆矣賓諸皇子皇孫養正毓德之那居非予一人武功慶善之潛邸也敬溯庚戌正月三日

諭以重華宮為興祥之所即歸政以後亦尚思年節

重臨奉時行慶世世子孫惟當永遠奉守毋事更張

至東五所內為年少皇子皇孫公共所居若照重華
宮之例另行興建不特宮牆四圍別無隙地可以廓
展且亦非朕垂示後昆之意仰見我
皇考垂裕貽謀昭茲奕禩世世所當敬守然今之不
令諸皇子居此之故則不可不明示予意也予在潛
邸時宮中曾居毓慶宮及千嬰門內之頭二所後移
居擷芳殿之中所今皆仍循其舊遵
訓曷敢少易哉歲乙卯九月三日宣

諭立儲於十一月十八日
命自擷芳殿移居毓慶宮復
賜額繼德堂丙辰元旦寅承大寶日侍
寢門之膳敬申定省之忱胥自此宮趨詣誠古今未
有之盛事也我
皇考曾書儲貳金鑑一書立萬世之大防爲熙朝之
良法予之不令諸皇子居此宮者亦敬法
皇考愼簡元良維持久遠非敢別有創造爲幾暇遊

觀之地敬申此義書於宮庭覩斯記者亦可知予承
先垂後之深意矣繫以銘曰
寅荷
天眷渥承
考慈纘德爰處受福無涯書成金鑑念茲在茲殿屏
覘測厥杜猜疑豈圖逸樂匪事遊嬉竹苞松茂桂棟
雲楣國禎家慶肇我邦基子孫永保敬守良規

木蘭記

木蘭者我朝習獵地也舊爲蒙古喀爾沁翁牛特部落遊牧之處周環千餘里北峙興安大嶺萬靈萃集高接上穹羣山分幹衆壑朝宗物產富饒牲獸蕃育誠詰戎講武之奧區也洪惟
聖祖歲幸行圍諸部雲集
神武聿宣德化深洽遂獻斯地開億萬年之靈囿焉
皇考敬法

前謨自乾隆辛酉歲舉秋獮大典內外札薩克羣拱
環衛
聖恩深厚誠心感戴暨平定西域都爾伯特土爾扈
特青海烏梁海回部歸化嚮風分班隨獵咸瞻
天弧所發無不命中示矢畏懷之膍誠常作皇情之
藩服猗歟盛哉予小子景仰
皇猷夙聆
庭訓敬循舊典歲詣木蘭行圍自知騎射遠不及我

皇考於萬一然此寸心則不敢不彊勉實不敢怠惰
偷安稍辜三年朝夕之
慈誨是以躬率諸皇子及近支孫曾輩行圍習獵而
諸部落仍如昔日左右趨扈益仰
考澤感人之深彌戢五內之孺慕矣夫射獵爲本朝
家法綏遠實國家大綱每歲秋獮不踰二旬駐營莅
政閱本接見臣工一如宮中不致稍曠庶事豈躭於
盤遊貽五子之譏哉蓋人之身舍勞就逸易戒逸習

勞難承平日久漸恐陵替守成之主不可忘
開創之艱承家之子豈可失
祖
考之志木蘭秋獮為億萬斯年世世子孫所當遵守
毋忽之常經敬闡我
考避暑山莊後序之
深意述予承先啟後之誠表云爾是為記

養心室記

勤政殿東爲保合太和軒庭宏敞竹樹幽深長夏清晨每於茲庭中披閱奏章境界清涼不覺炎暑其東室題額曰養心爰抒毫作記以誌予意蓋自古聖帝明王精一傳心正己圖治君心正天下莫不歸於正人主一心上承祖考之付託下撫寰區之兆民至重至鉅豈可不涵養於平時應機於臨事哉養心之要在於典學尊聞探討經史之奧旨玩味詩書之雅言

無時稍放宵旰操存屏除七情六氣之消磨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發而皆中節矣夫飲食有時起居有節此養心之小道也本仁祖義志道據德此養心之大本也明鏡不疲於屢照常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臨民莅政庶免叢脞之患退朝燕居遠屏聲色之娛一念敬勤四表光被養心為平治之源此予所昕夕自勉不敢稍忽者也凡人之一心苟失其養不過貽患於身家若人主之心稍有偏蔽不得其正上負祖

考下害黎元其禍可勝言乎思及此彌殷兢業之懷
益凛苞桑之戒上格天慈下化民俗致中和贊位育
胥在於予之一心所繫豈淺鮮哉

淸暉閣觀書記

淸暉閣在寢殿西偏高爽延薰幽深障景幾暇靜坐遠屏煩歊境界淸涼心神融會日取資治通鑑一二冊觀之週而復始默有所得援筆以記述予志也凡爲君者孰不知堯舜禹湯可爲法守桀紂幽厲可爲鑒戒乎然言不顧行者多誠心慕道者鮮矣今有人頌其君爲堯舜禹湯其君必喜斥其君爲桀紂幽厲其君必怒若知可喜而不效法知可怒而不痛絕是

誠何心哉豈非北轅適越乎必以實心法堯舜禹湯之實政殫思典謨訓誥之精微言有物而行有則古與稽而今與居自强不息勤政愛民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庶幾賢臣迭出自有皋夔稷契輔弼謀猷漸臻唐虞之治喜起明良之歌非虛譽也乃眞喜也若徒以桀紂幽厲之行爲非而所爲之事躬自蹈之日趨迷途而不覺欲敗度縱敗禮終歸於不可救藥矣聖狂之分皆著於簡冊在人君之效法耳

漢文景唐太宗宋仁宗諸君皆希聖者也漢桓靈唐僖昭宋徽欽豈甘心爲亡國之主哉若於不自覺悟趨於禍患非效法桀紂幽厲之所爲巳蹈其覆轍如水之就下誠可哀也一日萬幾所行之政事常以簡編時相印證古今時勢雖異而理則同也爲臣之道亦然孰不欲爲伊呂豈甘爲莽卓乎其弊亦在於不知效法耳故上有聖主必得賢臣輔佐若舉朝庸碌無能尸祿保位尙靦顏頌其君爲堯舜禹湯自問已

之政績果如皋夔稷契乎所謂處美薰心恐致實禍否塞矣是書也不可不讀不可不法然須有卓識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予之才德自知不逮古聖王遠甚然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彊勉學問以期有裨於政治此觀書之要義也

綺春園記

圓明長春二園之東南即綺春園名雖三而實則一
中有門牆之隔耳斯園先名交輝爲怡賢親王
賜邸又改
賜傅恒及福隆安呈進後蒙
皇考定名綺春遂開通門徑西達秀清村東接蒨園
豁然貫通矣顧年久荒廢殿宇間有傾圮湖泊亦多
淤墊丹雘剝落基址湫濕爰自嘉慶六年駐蹕御園

之後暇時臨莅弗適於懷每歲修理一二處屏絕藻繪惟尚樸淳花木遂其地產之茂蕃溪山趁其天成之幽秀園境較圓明園僅十分之三而別有結構自然之妙趣雖荆關大手筆未能窺其津涯而雲林小景亦頗有可觀之道也蓋地靈境勝必有時而顯晦萍水相逢何莫非因緣所感召乎正覺寺東建立園門殿額勤政承

皇考敬勤庶政之大法作奕葉雲仍之繼紹繩月警

心愼終始懷永圖之至理也東偏爲心鏡軒澄濬心源鏡輝町澈不以浮塵掩本性之眞常漸臻充實而有光輝之境固所願也北即敷春堂春者仁也物之生也

上天敷春而生庶物人君敷仁而育萬民德至大也西爲清夏齋殿宇宏敞池水澄潔有修竹數竿蒼松百尺薰風南來悠然自得何時能使官民浹洽中夏澄清阜財解愠熙皡康和庶酬

考脊於萬一焉後湖東偏即涵秋館萬寶告成百昌蕃茂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宰制庶物涵育羣生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別有虛榭迴廊板橋曲沼可達生冬室敬繹

聖製生冬詩題與旨因以名室夫貞下起元一陽來復萬物始生皆基於冬也子半樞機葭灰黍谷循環不息資始資生德至矣哉人君調元贊化和燮四時肅乂符而百穀實陰陽序而兩儀順建極中和體

天育物故堂齋館室以春夏秋冬命名之蓋念茲在
茲不敢怠忽豈玩日愒時祇圖四時佳致水木清華
乎西偏爲四宜書屋四序咸宜八方永泰庶幾感召
和甘歲稔民安可望矣北有小島結構層樓遠仿嘉
輿近規寨苑額題烟雨叶時若之休徵俯對峯巒覽
周原之勝概幾暇登臨抒懷抱而寄吟思信可樂也
園北平湖百頃碧浪涵空遠印西山近連太液洲嶼
掩映花木迴環殿宇五楹高深明達楣楣額曰鳳麟

洲予別有會心焉人君御極撫綏區夏養心圖治無欲爲本遠屏聲色貨利之邪徑絶無好大喜功之妄念鄙求仙之荒誕斥長生之瞽說惟一念守成兢兢業業不敢暇逸强勉敕勤庶幾臻於小康之治宋儒之無欲則静虚動直誠嘉言也在上位者果能無欲天下億兆之福也予修葺斯園皆因地建造物給價工給值窮黎賴以謀食所費皆出内帑毫不取諸外庫誠一舉而兩得矣敬讀

聖製知過論心有所縈繫必有所疎忽曷敢不恪守
先言縈繫於小轉疎忽於大乎凛然自勉實自箴也
况已臻但玉知非之年唯益求久安長治之理何暇
燕游林泉佳境稍懈勤政愛民之要道哉是爲記

跋

恭跋

皇父木蘭雜詠圖冊

我國家肇基遼瀋以弧矢威天下

聖祖開闢木蘭習勞示度

皇父敬法

前猷式揚大烈自辛酉年每歲

幸木蘭行圍詰戎惠遠亟示奕禩之意至深切矣幼

齡歷
踝親侍豹尾目覩壹發疊雙之神奇隔谷中虎之精
妙馨控驪黃指揮如意豈但自古帝王所未能即諸
蒙古部落以及吉林索倫射生手靡不心悅誠服嘆
未曾有蓋
天錫多能隨
心應手故嘗發廿矢中十九彼穿楊飲羽之侈談又
烏足道哉予臣夙承

恩訓勉洪

前歲茲命觀丙申年木蘭雜詠

御筆詩畫冊拜誦

天章肅披妙繪仰沐

身教之渥澤啟迪訓誨備極周詳纘承之志曷敢弗

釁

恭跋

皇考黃綾詩文本

我

皇考天縱多能殘餘遊藝文成三集詩成五集

頒行薄海內外家絃戶誦燦如雲漢炳若日星六十

四年

勤政之暇

親御丹毫定稿後即

命懋勤殿詞臣繕錄黃綾本積至今共得一百二十
五本予小子敬裝成木匣藏於養心殿東暖閣每日
薰沐展閱紬繹
心法治法敬承勿替自古帝王享國六十年之久猶
復
訓政四年
壽擠九旬有如我
皇考者乎即日著詩文皆係熙朝大典經國鴻猷緯

武經文觀民問俗敉晴量雨省歳籌農行政用人獎
善懲惡諸鉅製美矣備矣茂以加矣實與二典三謨
永垂奕禩俯視唐宋八大家以及李杜諸詩人眞如
爝火與離照爭光奚啻霄壤之分也哉瞻
手澤之留遺益增悲緒念
音容之渺漠莫展孝思尊藏什襲時一敬觀如領
訓言終身永守敷百本之空存哀
九旬之未祝濡毫和淚實不能文嘉慶五年七月八

日子臣恭跋

恭跋

皇考詩文餘集

洪惟我

皇考御極以來勤政之暇每以詩文紀事鉅細畢該

天人理貫誠圖治之權衡臨民之準則也自乾隆元

年丙辰至六十年乙卯

詩成五集共得詩四萬一千八百首

文成三集共得文一千三百五十五篇富有美備不

可彌書滿望
壽越期頤長贍
天藻與日月同輝昭垂不朽顧未能遂痛莫能伸今
夏宮中守制敬於幾暇校閱黃綾
詩文本計自後丙辰至戊午三年中併己未正月復
得
詩七百五十首
文三十六首謹編成餘集命尚書彭元瑞侍郎戴衢

亭敬司其事顧餘集之名非予小子所敢臆造恭檢
戊午避暑山莊鑑始齋
御製詩附識內云
計丙辰至今又閱三年復得詩數百首此後應於五
集外另編餘集煌煌
聖諭敢弗敬承餘集中諸作
訓政居十之七八不倦於勤孜孜以
誨予小子爲先務方期日聆

庭訓永侍
慈顏得所遵循免致失措況近年邪民弗靖塗炭黔
黎
示以行軍勝算勉力籌幾雖逆首連伏憲章餘孽未
能盡淨已未正月二日
力疾成望捷之詩孰意此章竟爲絕筆嗚呼痛哉天
下臣民讀
殘赤不勝哉之句亦可知予

皇考愛民之一念流傳於億萬禩亦可知予承

皇考之訓誨除邪安民之苦心實出於萬不得已也

餘集既成敬跋於末頁系以銘曰

文以傳心

詩以言志日月麗天江河行地六十四年

實心實事萬有畢該衆理咸備

法

祖

敬

天臨民圖治文德武功炅猷薈萃顧予藐躬欽哉後

嗣若凜淵冰持盈恐墜憶昔承

歡膝下日侍捧

觴依筵隨

鑾攬轡莫覩

慈容昕朝揮淚倏過小祥邪氣猶熾

望捷未酬憂懼叢積願

鑒寸忱遠昭

靈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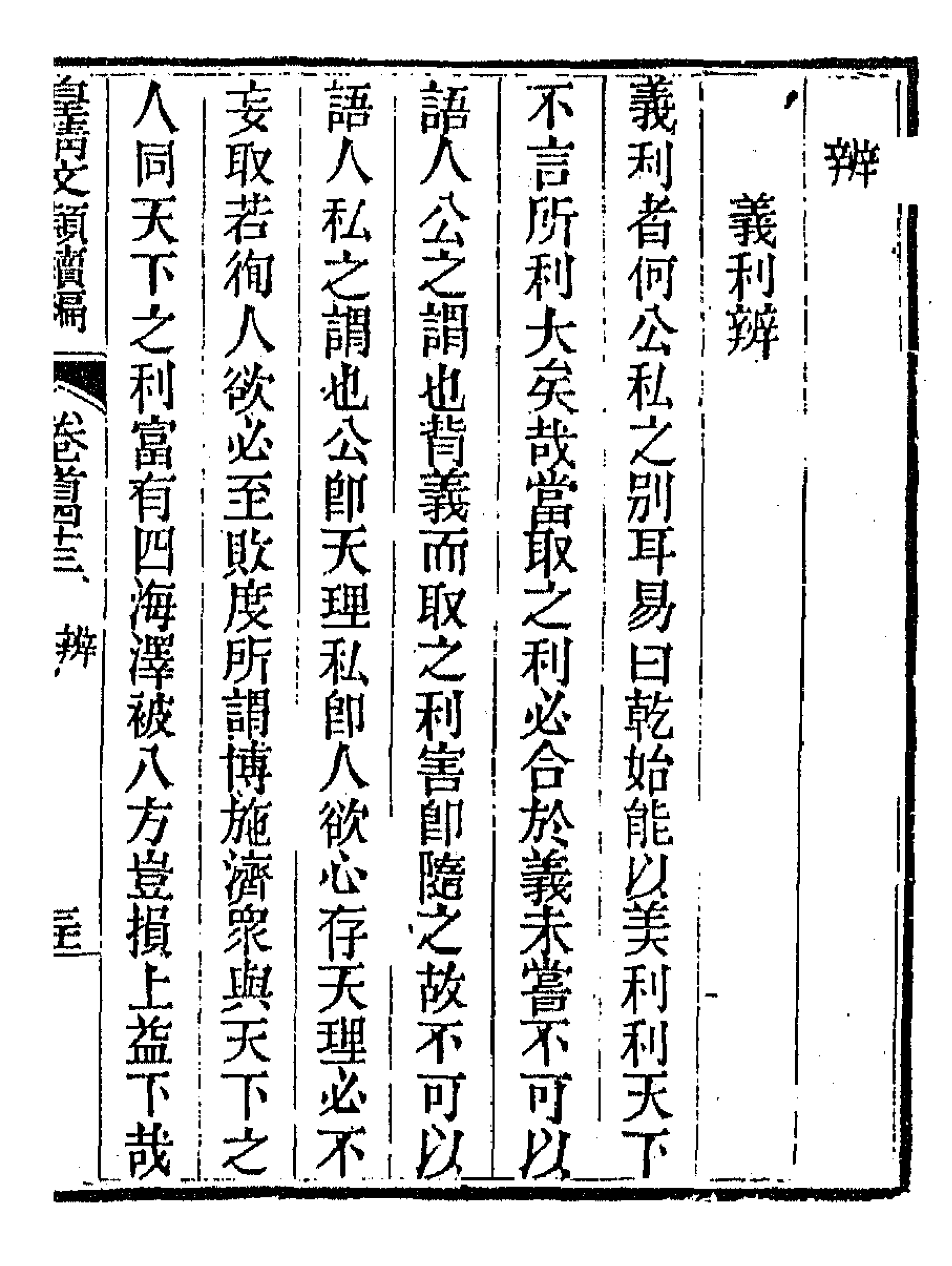
佑子佑民

遺謨阜遂庚申孟秋拜手敬誌

辨

義利辨

義利者何公私之别耳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當取之利必合於義未嘗不可以語人公之謂也背義而取之利害即隨之故不可以語人私之謂也公即天理私即人欲必存天理必不妄取若徇人欲必至敗度所謂博施濟衆與天下之人同天下之利富有四海澤被八方豈損上益下哉



寶自益耳若横征暴斂聚財積貨圖目前有限之歡娛貽身後無窮之大患豈損下益上哉乃自損耳君道如是臣節亦同事君以敬爲先爲政以廉爲本順理而行屛除物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違義之利絲毫不染旣非悖入之財斷無悖出之事誠全身遠害之大猷福延子孫名煥簡冊賢臣之所願也好貨財者自有肺腸逞其貪心縱欲徇利不顧名義罔恤國家親其所不親爲人所不爲卒至惡積日深孽由自

作身被刑戮妻子流離無一倖免良可悲夫總由不辨義利不別公私不明理欲不顧是非之所致也財散民聚重義而輕利也公天下之大道堯舜禹湯政治之大端也財聚民散見利而忘義也徇一已之私欲桀紂赧獻失國之大畧也無遠慮必有近憂圖小利終受大害君臣同應儆戒上下交相勸勉庶幾朝無佞臣郡少貪吏民鮮攘竊戶有葢藏將見政簡刑清風淳俗厚我君臣期共勉之繫以銘曰

識見毋小心志勿馳大智不惑大勇不移錙銖較量堪憫愚癡視財爲寶惡因日滋水滿必決貨積惡隨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如是曷不慎思曰宣三德東凛四知非義不取至公無私寸心不放暗室不欺藏富天下俗轢皞熙百工弼亮守此銘辭

雜著

讀荆軻傳

余讀太史公荆卿傳慨然三歎曰嗟乎戰國縱横秦爲最諸侯受其荼毒連兵西向至函谷而却走莫敢正視而燕太子丹國小力弱勢不獨存而欲報其宿怨洩天下之忿其立志可悲也然而不自量力欲以赤手生搏虎蛟卒之身死國喪宗社邱墟計亦拙矣使太子丹聽鞠武之言卧薪嘗膽效越句踐燕昭王

之事以合縱於諸侯或能大有所為讐可報而國再振矣而田光智深勇沈太子丹執弟子禮以師事之光感其義薦荆卿焉光以太子疑已而殺身以滅其口此匹夫之勇非豪傑之行也以金珠采玉寶馬之肝美人之手投其所好以重結而深信之固其志堅其心荆卿雖欲辭之是負其義也以樊將軍之頭督亢之地圖重利以要之亦奇策也奈荆卿之技不足恃而秦王之鷙悍可畏天方辟秦將奈何哉易水之

歃足以見其必死之志矣卒之事不濟而秦益兵以圍燕逐之海濱卒斬丹之頭以謝而燕隨而亡矣嗚呼荊卿受太子之重託不自量力自揣不能則當固却之何爲激於一言以人國爲兒戲挾匹夫之諒而逞於一擊之間欲報見陵之愧徒以身殉之而召公之基業因是以亡太子丹田光樊將軍因是以死荊軻雖死不足謝其萬一也其視曹沬藺相如不可同年而語矣宜乎爲魯句踐之所笑也

原誠

天道無爲亘萬古而不息至大至剛歲功斡運唯至誠之道斯能悠久無疆生物不測人君代天立極敷教化民蘊至誠於中涵括萬類則上可格天下可化民感而遂通純而不雜斯能並育並行川流敦化矣推而及於子之事父善繼善述臣之事君毋欺毋隱兄弟和愛朋友篤信治人而有形著動變之功修已克盡久徵悠遠之妙皆誠也誠之功用如是不可稍

忽作君作師胥是道也實理終於天人誠則臻於純粹僞妄不能間雜動作合禮從容中道格物致知明心見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安身立命不外一誠無一毫私欲之蔽庶幾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贊化育之妙及豚魚之微無一非誠之所為無誠心安能得實理昧實理焉能收實效雖有所作為終歸虛假本性虧缺欲求治理不可得矣誠之功用精微幽顯無所不違苟持之以信之篤致中和之極參天地育萬物

作聖之功基於誠洵非泛論繫以銘曰

誠爲天道眞實無私奉若建極宥密緝熙事君盡敬

正直勿欺人心天理一以貫之存誠坦蕩作僞顛危

安心无妄體物不遺感格幽暗包括崇卑成已成物

念茲在茲

讀臯陶謨

人君圖治必本典謨蓋三代以上民風於穆堯舜禹秉上聖之資懋生知之德岳牧弼諧時雍奏績開億齡之道統肇百代之帝功誠爲君之大經大法也幾暇讀臯陶謨至在知人在安民二語詳味奧旨益深敬畏矣嗚呼維帝其難況後世之君乎說用共驩況後世之臣乎古時九州幅員不廣九官十二牧足能治理今則直省日以闢疆域日以拓雖設官分職未

能各得其當民不能安無以固根本而奠邦家能知人斯能安民果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立政澤民垂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嗟夫遺大投艱在予日凛敬畏不忘之念而立朝出仕諸臣應懷致君堯舜之衷不知不明之咎實無辭以自解自暴自棄之人又何所爲而爲乎民情通塞之所係休戚之所關惟良臣是荷也敬事克勤或可希上古之治才全德備庶可感兆民之心式於廊廟之內推而放諸四海知人安民

之效如此我君臣其可以不克艱哉愧乏知人之明

斯所以難期安民之效故闡明此意以自勉焉

謁明陵紀事

明十三陵在昌平天壽山我朝定鼎後代爲保護申

禁樵採恩禮之隆自古未有

皇考特發帑金一律修葺朕纘承

遺志親來叩奠遍瞻榱桷式煥松栢舒榮益欽

聖德之高深彌凛守成之不易殷鑑不遠

天命靡常惟日孜孜猶恐有失勤政實爲君之大本

怠荒實亡國之病源可不慎其幾與夫明代諸君洪

武永樂皆大有爲之主中葉以後荒淫失德者鮮亦無暴虐放恣諸弊然其大病則在於不勤政耽晏安

夫不勤則上不敬

天下不愛民人君爲

天之子不敬則不孝不孝之子

天必降罰人君爲民之父不愛則不慈不慈之父民必偕之

天罰民偕國事尚有爲乎前明亡於宦官固不待言

然深信宦官之故亦由於怠惰偷安不親朝政使此輩乘機弄權而外廷臣工君門萬里抱忠者徒上彈章僉王者競圖富貴上下不交遂成傾否不可救藥矣嗚呼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神宗之怠惰天啟之愚騃雖係流賊作亂而亡於宦寺之蒙蔽蒙蔽之來總由於君心不正耽逸厭勞之君始則明知蒙蔽而甘受繼則入其術中而不覺矣欲免臣下之蒙蔽必先克勤政事不自暇逸宵小烏能施其

伎倆哉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古聖先賢孰不以是爲亟敬怠之幾繫於治亂勤惰之別驗於安危茲謁明陵思及明亡之由由於君心之怠忽以致羣小乘機內外蒙蔽遂淪於敗予敬守慈訓曷敢稍忽萬幾之繁宵旰治理庶幾常承

天眷永保

天命以鞏固我大淸億萬年丕丕基時以怠忽之戒爲戒勤敬之心爲心則政無闕失民隱上達予深信

此理之不爽書之自警杲綏我皇祚可期郅隆之世

無疆之庥敢不勉諸

國子監蘭亭石本按語

按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唐太宗好右軍書魏徵言蘭亭敘在僧辨才處遣御史蕭翼賺得之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命諸臣臨本歐陽詢褚遂良流傳最著後所謂定武本歐臨也所謂唐絹本褚臨也定武本刻石禁中當時每紙已值錢數萬石晉時遼人輦之而北慶歷中李學究得之其子負官緡宋景文守定武以帑金代償納石於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刋別本以

應求者郡遂有真贋兩刻其子紹彭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以識大觀中詔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時金人取石鼓及蘭亭敘輦致燕見宋姜夔蘭亭考中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今在國學者疑是薛師正翻刻本或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然元人不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棄諸路徐達取置國學承澤稱博古鑒藏家因臨雍偶題是石錄其

說爲識

戒石銘按語

黃山谷年譜注按郡縣戒石自唐以來有之但只有石無文公任太和摘孟昶文內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鐫以自警後高宗摹其筆法勒石垂戒頒布天下世遂稱為山谷戒石銘云見宋史及周益公記按山谷書銘在神宗元豐五年至頒戒石銘係高宗紹興二年六月續通鑑綱目亦載宋紹興二年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刻石

然其實非起於紹興乃宋太宗書之頒於天下也而太宗則又本蜀孟昶之文而節之按原本二十四句洪容齋謂昶詞雖多轉不免掛漏經太宗删節彌覺簡括然則此銘太宗時已頒行後山谷曾書之至紹興中復以山谷所書頒行耳